

勤俭创业的 卢家生产队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勤儉創業的卢家生产队

中共高安县委农工部編写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南昌

勤儉創業的盧家生產隊

中共高安縣委農工部編寫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三緯路11號)

江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

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江西省新華書店發行

書號：2418

開本：787×1092¹/₃₂·印張：1·字數：12,000

1964年12月第一版

1964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000

統一書號：T4110.226

定價：0.09元

高安县上湖公社胜利大队卢家生产队，在合作化以来的十年間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由于高举了三面紅旗，坚持走集体化道路，依靠了广大貧下中农，充分发揚了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奋发图强、勤俭创业的革命精神，终于使一个老灾村、老穷队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，成为勤俭创业的先进单位。

解放前，卢家村二十七户人家中，地主一户，富裕中农一户，其余都是貧下中农。在全村二百六十二亩土地中，一户地主就占了百分之四十一·二，而且都是好田地；而占总户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貧下中农，仅占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八·八，而这些土地又都是些“种一升，打一盞”的低产田。加上这里是个“天晴三日田无水，下雨三日人上楼”的三年

两不收的地方，农民的生活象泡在“黄連水”里一样，苦不堪言。遇到灾荒年月，地主便乘人之危，大放高利貸，低价收买田地，廉价雇工，殘酷地剝削农民，弄得很多貧苦农民傾家蕩产，离乡背井，出外逃荒，靠討飯过日子。

解放以后，卢家村的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打倒了地主阶级，分得了土地。通过互助合作运动，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，依靠集体的力量，逐步改造了自然条件，显示了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，使各项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。一九六三年，这个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量已达到了二十万零八千多斤，比一九六二年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四，比合作化前一年的一九五三年增产将近两倍，比一九四九年刚解放时增产了五倍多。这个老缺粮村从此变成了余粮村，不再靠国家供应粮食过日子了。过去这里不种棉花，现在每年也能生产皮棉三千六百多斤。公社化以前吃油都是靠国家供应，现在也已自给有余。

随着生产的发展，生产队的集体家业越来越

越雄厚，耕牛从过去的十六头发展到二十多头，平均每个男劳动力有一头牛；集体养猪达八十多头；犁耙有一百一十張，每个男劳动力合三犁一耙。此外，谷籬、晒垫、手車、牛車以及其他各式农具，应有尽有，彻底改变了过去牛力不足、农具缺乏的现象。这些年来，生产队还因陋就簡地先后建成了五幢房屋，三座仓库。这些集体财产折价，比初级社折价入股的总值增加了四倍多。

随着生产的发展，社员生活也得到了不断改善。现在社员所得的劳动收入，除了必要的生活开支以外，已是家家有余粮，户户有存款。集体化的十年来，全队社员新建了住房十二幢（四十八間），不少社员已从原来不避风雨的破茅屋，搬进了新房。他们激动地说：“要不是共产党、毛主席，我们贫下中农做梦也不要想住新房，过今天这样的好日子！”

卢家生产队能在十年的时间内，创立起雄厚的集体家业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这些贡献，是经过艰苦的斗争而取得的。

二

卢家村是一个低洼盆地，自然条件很差。这个村的西南面有楓岭、荷岭、鈞山、六合山几座大山，每逢雨水季节，縱横三十多里的山洪，都要經過这里汇集流入錦河。所以在春夏之交的雨水季节，經常鬧水灾；但是，一到枯水季节，由于沒有灌溉設施，整塊庄稼又往往干旱得龟裂无收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灾村。

一九五四年成立互助組，卢家村的人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。接着又在一九五六年和附近的五个村合并成立了高級社（卢家村是当时高級社的一个生产队）。当时，有些想走資本主义道路的人，对党提出的組織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有抵触情緒，他們怀疑地問：“組織起来，就能使我們这个村由穷变富？”有的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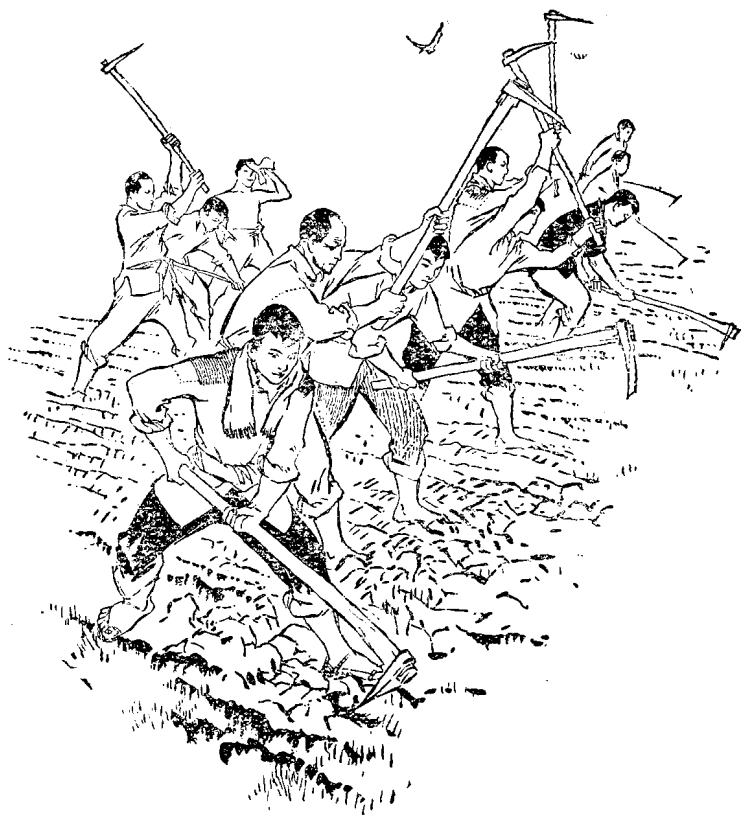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們这个耕牛赶三鞭，跌在田里爬不起，好田看不見，坏田看不完的地方，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？”可是，广大的貧下中农，却不这样

想，他們听党的話，听毛主席的話，坚决走集体化的道路。卢树細說：“山西遵化县的王国藩合作社，人家二十三戶貧农只有三条馱腿，那样的‘穷棒子社’，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內，办得那样好，受到毛主席的贊揚，我們的条件比人家好得多，难道还不能把合作社办好？只要我們人心齐，决心大，紧紧的依靠党和羣众，我看，也能把社办好。”卢斌元說：“共产党和毛主席办事都是为了我們穷人，現在指引我們走集体化道路，就是为了大家都过富裕的生活。我們現在是穷一些，人不怕穷，就怕志短。”老貧农卢树登說：“这話說得对，过去地主罵我們是‘穷鬼’，我們为什么穷？是地主阶级压迫我們，剝削我們，弄得我們越过越苦。共产党领导我們打倒了地主阶级，現在党又指引我們走集体化道路，不跟着党走，不跟着毛主席走，你們想想看，还能跟着誰走？”这些話說得那些想走資本主义道路的人哑口无言，說得那些原来犹豫不决的人，下定了决心跟党走，說得那些原来就决心跟党走的人，更

加一心一意跟党走。十年来，他們就是憑着听党的話，听毛主席的話，按党的指示办事，依靠集体的力量，以不断革命的精神，向大自然进行了頑強的斗争，革掉了低产田的命，革掉了荒田荒地的命，革掉了水旱灾害的命，連續打了三次大胜仗，从而彻底改变了旧卢家村的面貌。

先談牆角边一百四十多亩低产田的改造。这片田是黃泥板結土壤，羣众形容这片田是：“一尺长的秧，只有八寸长的禾。”易滯易旱，很难保証有收获。有的人把它嫌得比狗屎还臭。土地改革时，好些人都不愿要这片田，农会就象卖猪肉搭下水一样，勉強地把它分到各家去。高級社成立以后，这片田归了集体。这时，那些認清了走集体化道路的优越性的貧下中农，就向队里提出了改造这片田的建議。这个問題，立即引起了干部們的重視，引起了社員們的議論。那些想走資本主义道路的人，又提出了反对意見，他們說：“这些田要是能改好，过去早就有人改了，还等到現在，让它荒掉算了罢！”而坚持可以改造的人却說：“过

去是单家独戶生产，大家穷得連飯都吃不上，哪里还有力量改造这些田？現在成立了高級社，人多力量大，只要下决心，是能改好的。”反对的人又說：“只要我們能把現有的好田作好就不錯了，何必瞎子点灯——白費油呢。”贊成改的人反駁說：“不改好这片田，难道我們村里这么多劳动力，光种这一百多亩好田就行了嗎？不把這些低产田改好，我們队永远要靠国家供应粮食，哪年才能摘掉这頂穷帽子，把日子过好？”經過这场爭論，那些反对改造的人，再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了；原先思想不通的人，思想也通了。經队里研究，决定改造低产田。說干就干，一九五六年冬天，卢家村的人們开始了改造低产田的斗争。要改造这片田，先要把它翻过来，种上綠肥作物。翻耕这种田是比較困难的，因为田里土太湿会滯住犁，不好耕；田干了，又犁不进去。队委卢細华見有的社員有点犹豫，就主动去耕，在他的带动下，社員們都一齐出动了。卢細华的手很快就磨起了血泡，但他仍然不肯停歇地干下去，



其余的干部和社员拿着锄头跟在他背后，凡是耕不进的就用锄头挖，就这样翻耕了二十多亩。但太阳一晒，这些翻了的田土却硬得象铁菱角一样，用木槌也打不烂，于是又换用锄头

錘，边錘边耙。终于在这年冬天，种下了綠肥。第二年秋天，这二十多亩种了綠肥的田长出了好禾，亩产由原来一百一十多斤提高到二百七十多斤。艰苦的劳动，不但换来了丰硕的果实，而且使那些原来不同意改造这片低产田的人，改变了原来的看法，也积极参加改造低产田的战斗了。第二年冬天，队里准备扩大綠肥面积，但是这片田地势低洼，容易漬水，不把漬水排除，田不得干，即使种上了綠肥，也会漬死。为了今后彻底改造这片田創造条件，队里决定在这一百多亩田的中間，开一条十字圳，把漬水排除出去。队的决定立即得到广大社員的支持。因为在解放前，早就有人想过开圳，可是，那时候各干各的，人心不齐，你同意他不同意，加上大家力量極有限，当然无法实现。现在队里决定开圳，过去的理想要变成现实，誰不高兴呢？开工的时候，社員們都兴高采烈，进度也很快，但没有想到挖到比較深的地方，就出現了“釘子土”，一鋤头挖下去，挖不到一寸深、两寸寬，却把手臂震得很

痛。有的人信心不足，說：“这样挖下去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工？”副社长卢斌元見羣众有点泄气，就說：“搞生产嘛，总是要碰到困难的，难道我們能为这点子困难就打退堂鼓嗎？我們被这点子‘釘子土’吓住了？承認我們輸了？那低产田还要不要改造？”听了队长这么一說，那些貧下中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小伙子，都大声地說：“一定要把‘釘子土’挖掉，把低产田改造好。”于是，人們又以比过去更旺盛的精神，投入开圳的战斗。天气虽然冷得滴水成冰，可是社員們还是天一亮就出工，脚下冰冷刺骨，头上却汗滴如雨，旧的鋤头挖烂了，又換一張新的，一般鋤头不好用，就換上双齿釘鋤。經過一冬一春的苦干，这条两里多长的十字圳初步开成，綠肥播种面积扩大了，长起来了，加上大家勁头足，把家里的水粪、脚粪一担一担串送到綠肥田里，以小肥养大肥，綠肥越长越好。到一九六一年，大部分田都种上了綠肥。自此以后，这片“低产田”的粮食产量直綫上升，一九六三年平均亩产早

稻达到四百多斤，加上改作双季稻，亩产已在六百斤以上，比改造前的产量提高了四倍多。七十多岁的老社员卢捷港感慨地说：“我活了七十岁，从没有见过这片田的禾长得这样好！”墙角边这片低产田的帽子摘掉了，这是第一个胜仗。

在改造低产田的过程中，流了汗水，换来了劳动成果。但更大的收获是，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，人们认识到，通过人的努力，自然条件是可以改变的，低产田是可以改成高产田的。继一九五七年改造低产田的成功，卢家生产队又根据党的指示，组织劳动力狠抓多种多收，把矛头指向另一个战场——开荒地。但是，这里是个劳力多田地少的地方，连片成块的荒地是没有的，只是在田头地角塘边，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荒潭深窟。这些荒潭深窟能变成田吗？开初，有的社员，对组织起来的力量估计不足，他们说：“要想使这些潭窟变成田，除非有移山填海的本领，要不，怎样能变成田？这些泄气的话，不但没有使队长卢斌元

泄气，反而使他想起自己学习过的毛主席的《愚公移山》来，就对大家说：“毛主席在《愚公移山》这篇文章里告诉我们，愚公有决心一家人要把门前的两座大山搬掉，难道我们一个生产队还不能把这些小小潭窟填掉吗？填一块是一块，一年搞不完搞两年，两年搞不完，多搞几年，总可以把这些潭窟变成良田，生产出粮食，支援国家建设的。”雇农社员卢龙捷非常支持队长的意见，他说：“是呀，人家愚公都下决心搬走两座大山，我们这么多的人，还不能把这点子潭窟填平？只要国家有好处的事，我们就要尽力去做。”绝大多数社员都支持队长和卢龙捷的意见，表示决心要把这些潭窟填平，改造成良田，多产粮食，支援国家。那些原来对开荒信心不足的人，通过大家的帮助，认识到开荒的重大意义，也和大家一道积极参加开荒的战斗了。路要一步一步的走，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，卢家生产队社员们终于以“愚公移山”的精神，用一担土箕，一根扁担，一把锄头和一双手，把那荒潭深窟一个

一个填掉，把荒地一块一块开了出来。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，社員們的干劲更足了，开荒的进度更快了。经过六年的辛勤劳动，社員們先后开垦了荒田荒地四十余亩，其中仅二十五亩水田，每年就可以为国家多生产一万多斤粮食。这是卢家生产队打的第二个胜仗。

有了集体化，有了人民公社的好組織，卢家生产队的社員在党的领导下胆壯心雄。即使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，始終斗志昂揚。一九六二年，他們連續战胜四次洪水侵襲。第一次洪水把剛栽下的一百二十亩早稻浸死了，社員跟往年一样，把事先已預备好的秧苗，随着水位下降，立即一坵一坵地补栽上了。可是禾剛栽完，接着又是三天倾盆大雨。縱橫三十多华里的山洪嘩啦啦地直冲下来，把田野吞沒了。但是，卢家生产队的干部們並沒有灰心，他們决心不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敗将，于是上門訪問，开会動員，依靠貧下中农，以党團員为骨干，經過七昼夜的緊張战斗，栽下了第三次禾。可是，“天老爷”好像是有意和人过不去，雨老

是下个不停，第三次禾刚返青发兜，又碰上第三次、第四次大水，大部分早稻又被浸死了，只剩下早稻九十九亩。因为季节过晚了，不能再补栽早稻，他们便改栽为一季晚稻。为了弥补因遭洪水所受的损失，九十九亩早稻割后，全部栽上了双季稻。汛期过后，接着又遇到了严重的虫害，他们又战胜了虫害，取得了丰收。这是卢家生产队第三个胜仗。

通过这一连串抗灾斗争的胜利，卢家生产队的社员们都认识到，只有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自然条件是可以改变的，灾害是可以战胜的，困难是可以克服的。

三

解放前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，由于连年不断遭到自然灾害的侵袭，卢家村的人民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。村里的人，世世代代想建一座碾屋，却一直沒